

评赫德尔的历史哲学

王 荫 庭

日常生活中,人们不难知道一件普通东西的价值。但要认识比较复杂的精神产品的价值,特别是认识一种本身存在着深刻内在矛盾的哲学理论的真正价值,就不那么容易了。这往往需要经过曲折的过程和具备成熟的时机。赫德尔哲学的历史命运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证。

约翰·哥特弗利特·赫德尔是18世纪德国有重大影响的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1744年出生在东普鲁士摩龙根镇一个最初是手工业者后来是教师的家庭里。早年在德国神秘主义宗教哲学家哈曼和批判前期康德思想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后来又接受了卢梭、斯宾诺莎等人的许多哲学观点。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神职人员的岗位上度过的。因此他既是一个有自由思想的学者,又是一个信仰新教的牧师。

赫德尔哲学思想经历了复杂的发展道路,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1764—1771)包括在里加教会学校的五年教书生活和三年的漫游生活。这个时期他发表了一些使他得以和莱辛并驾齐驱的成名之作,结识了当时法德文坛上已经大放光彩和正在崭露头角的明星如狄德罗、达朗贝、莱辛、歌德等等。这时他的世界观具有泛神论特色和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第二时期(1771—1776)是布凯堡时期。在这五年中,一方面他的宗教情绪逐渐加强起来,另一方面他又同歌德等人一起发起、领导和积极参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社会运动和文学运动——所谓“狂飙突进”运动。1776年以后直到1803年逝世的二十七年为第三时期,即魏玛时期。这个时期最突出的特点和最重要的事件是写成并发表了决定作者在哲学史、主要是在历史观发展史上卓越地位的巨著《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1784—1791)。

赫德尔对历史哲学的研究当然不限于这本书。前前后后这方面的论著还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是:《论语言的起源》(1770年作,1772年出版)、《又一种教育人类的历史哲学》(1774)和《提倡人道精神的通信》(1793—1797)。

赫德尔晚年是孤独的。同康德的论战和美学上过分的严肃主义使席勒、歌德以及过去推崇他的许多浪漫主义者都相继离开了他。他的著作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风行一时,对当时欧洲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是在他去世后不久,这种影响很快便彻底消失了。不仅哲学家们忽视他,就是在黑格尔、库诺·费舍尔这类著名的哲学史家心目中,他的地位也是微乎其微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只在两个无关紧要的地方简单地提了一下实际上对德国古典哲学往后发展起过重大作用的这位启蒙思想家的名字。库诺·费舍尔的八卷本《近代哲学史》算是开恩,给他提供了四页篇幅,但态度极为轻慢,说什么赫德尔写的书与其说是清楚,不如说是生动,甚至企图完全取消他作为哲学家的资格。对赫德尔哲学的兴趣直到19世纪末才逐渐恢复。1877—1913年由伯·苏浦编辑出版了德文《赫德尔全集》33卷。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人们进行了一些分析。梅林写道:“关于赫德尔的毕生事业,还

是老年的歌德在谈论他的最伟大的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时说的一番话有道理：这本书对于民族教育影响之深，真是难以想象，不过在这本书完成了它的任务之后，也就几乎完全被人遗忘了；它已经这样广泛地为广大群众所认识，以致只有少数人谈到这本书，还受到教育，因为广大群众通过上百种推论，对于原来具有重大意义的东西，早已全部知道了。”接着梅林认为，事实上，歌德的“这个评论解释了为什么赫德尔的历史作用很快地消失在黑暗之中”。①歌德的这个评论见于《歌德谈话录》。②当然，赫德尔是否完全象歌德和梅林所说的：“现在已不再是有用的工具了”，——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评论。

古留加提出了另一些理由。他在《赫德尔》一书1963年版序言中指出：赫德尔之所以倒霉，因为他不该攻击康德。当时康德主义盛极一时，它的拥护者们不能原谅赫德尔反康德的激烈态度。待到19世纪末康德批判的声浪再度出现，赫德尔才又时髦起来。至于黑格尔为什么对自己的这位前辈采取了如此不公正的态度，古留加的解释是：第一，它起因于赫德尔对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反对立场；第二，赫德尔著作的神学道德论用语和感情色彩，使得对此格格不入的黑格尔产生强烈的反感；第三，赫德尔的辩证思想还没有失去感性的光辉，也使得强调纯思想发展的这位德国伟大的辩证法家对这样的想法感到厌恶；他的辩证法在一定程度上应把自己的起源归功于为尘世具体内容严重拖累的赫德尔哲学。

应该承认，所有这些解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都只能说明部分事实。特别是根据这些解释无法说明为什么赫德尔哲学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者编写的哲学史著作中也受到了冷遇。对于后面这个问题，如果仅仅举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除了两三处批评的话以外没有对赫德尔的任何肯定的评论作为理由，那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我们的哲学史教科书对之作了许多分析的哲学家中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连姓名也没有提到的大有人在，例如巴门尼德、梅叶等就是。

给予赫德尔以比较正确和很高评价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梅林。③他写道：“这位康德的学生变成了黑格尔的先驱者，莱辛的最亲密的志同道合的战友变成了浪漫主义的创始人，音韵匠人格莱姆和埃瓦尔德·封·克莱斯特的崇拜者变成了世界大诗人歌德的鼓舞者。如果没有赫德尔，既不能设想德国的启蒙运动，也不能设想德国的浪漫主义，既不能设想我们的古典文学，也不能设想我们的古典哲学。……如果要想把赫德尔的功过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他在一个其任务在于把过去的往昔残留下来的历史的瓦砾废墟推倒的时代，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原则。他属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但是，是作为这个运动的不安的良心；他正好拥有启蒙运动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但是为了胜利非有不可的种种能力。因此赫德尔使得一切片面的，单凭理智的启蒙主义者，从康德一直到大卫·斯特劳斯，总感到反感。但是使他在这些人眼里变得讨厌的东西，正好使他在我们眼里具有价值。”④遗憾的是梅林对赫德尔的研究始终停留在对其著作的总的最一般的特点的评价上面。他既没有明确指出赫德尔在西欧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由他的哪些理论成就所决定，更没有对这些成就进行详细深入的分析；他指出了赫德尔过时的一面，却没有看到这位18世纪德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今天仍然可以使人受到教益的另一面。

梅林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赫德尔基本上是很不重视的。这当然跟斯大林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评价上同马恩列大唱反调密切相关。连康德、黑格尔的学说都是德国贵族对法国革命的哲学反动，更何况整个说来理论成就低得多的赫德尔呢？斯大林死后6年即1959年以前苏联实际上没有赫德尔著作的俄译本。研究他的哲学思想的人屈指可数。直到1963年“过去时代的思想家”丛书发表古留加的小册子《赫德尔》，才第一次比较系统比较详细

地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了赫德尔的哲学思想、主要是他的历史哲学思想，评价了它们在哲学史上的作用和地位。1975年这本小册子出了修订第2版。1977年赫德尔的主要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第一次全部译成俄文发表。于是苏联学者中间研究赫德尔的人开始多了一些。但在正规的西欧哲学史教程中，无论是通史或者是断代史、专史，赫德尔的地位仍然是很低很低的，宽厚者寥寥几段分析，甚焉者干脆不加理采。所有这些情况显然是不能仅仅用上面说过的梅林和古留加提出的那些理由来解释清楚的。

那么，应当怎样看待人们长期如此冷落按说也该算作德国古典哲学代表的这位思想家呢？我们觉得关键在于哲学史工作者向来有一种不好的习惯，就是极端忽视历史观史的研究，而赫德尔的主要理论贡献又恰恰只在历史哲学领域。

这个习惯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末普列汉诺夫就在《唯物主义史论丛》一书前言中尖锐地批评过资产阶级哲学史家，说他们不注意历史观史的研究是完全不应该的。这个习惯也传染到我们的同志。人们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也不否认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历史观，但就是不承认哲学史应该包括历史观史。虽然不便公开明白这样说，事实上却是这样做的。在他们心目中，哲学史只是认识论史，此外别无其他，而认识论史是不包括历史观史的。这样一来，赫德尔对历史观发展的独特贡献也就不在他们科学研究的视野之内了。

试问，赫德尔历史哲学的基本内容是什么？它有哪些重要的特点和优点？它在科学的历史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怎样？现在就来谈谈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赫德尔历史哲学最显著的特点是相对彻底的发展观。发展思想在19世纪是比较普遍的，但在18世纪却是罕见的例外，只有少数杰出的头脑才懂得今天中学生都知道的这个真理。当时绝大多数人仍然处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学说和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的统治之下。恩格斯说，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是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1755)，它提出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逐渐生成的思想，即著名的星云假说。十年后，康德的这个天才学说在他的亲炙弟子赫德尔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产生了丰硕的成果。赫德尔首先把康德的发展观运用于诗歌研究(《诗史试谈》，1766—1767)，接着又运用于语言史、思维史(《论语言的起源》)以及社会史(《又一种教育人类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待到《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出版，贯串全书的发展观已经不仅前无古人，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后来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的黑格尔。

大家知道，正如恩格斯一再指出的，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没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在这方面他同样远远落后于康德和赫德尔。另一方面，赫德尔在生命起源问题上比康德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康德在论证天体自然发展时感到无法解释生物的起源，哪怕是一条简单的毛虫的起源，只好把它归之于上帝的创造。相反，在赫德尔看来，生命完全是通过自然的途径产生于水中的。“可燃物空气、燃素把卵石变成了石灰，而达到一定量就形成了以海洋为住所的第一批生命物质——软体动物，在整个自然界，物质存在于有机的生命形式之先。”^⑤可见，把赫德尔算作进化论的先驱是决不过分的。这一点在赫德尔最优秀的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第一卷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

这本书共分四卷。第一卷(1784年出版)从地球的地质史开始叙述。作者企图依据当时所能搜集到的有限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事实材料，揭示从无机世界向生命物质，向植物、动物、最后向人的过渡，而人则以最完善的方式把一切自然物质、一切自然的力量和潜能结合起来。赫德尔认为人是自然的最高产物，一切其他生命物质只是达到人类所实现的自然

力量完善组织程度的不同阶段，而且人的完善在赫德尔看来是没有止境的。这种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动力是什么呢？赫德尔说，就是物质内在固有的、使物质具有灵魂的那些不可见的有机力量。正是这些力量使得地球上的无机物沿着生命的等级逐步向前推进。正因为如此，赫德尔甚至假定只要太阳系的其他行星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那里出现动植物和人类是完全可能的。

显然，叙述历史哲学，完全不必要从地球作为太阳系一个行星的地质形成开始，长篇累牍地讲解。不过，如果是作为科学的历史观的自然史基础，概要地用很少量篇幅加以说明，则是另一回事了。特别是考虑到十八世纪科学的状况，那就更应该看作是了不起的突破时代限制的事件。因此康德在《评赫德尔〈人类历史哲学思想〉一书第一卷》这篇文章中关于赫德尔“所谓的人类历史哲学完全不是通常所指的那个东西”的批评，不能不承认是正确的。^⑥但是，康德的批评整个说来是错误的。他没有看出，赫德尔在发挥人类史是自然史的直接继续这个原理时试图用辩证的态度揭示自然和人的统一性、它和他的相互联系和发展；他没有看出，赫德尔把不断发展的原则运用于自然和社会，试图解决动植物和人类的起源时不仅取得了突破时代限制的重大理论成就，而且有力地打击了——一直占居统治地位的神学形而上学世界观；他也没有看出赫德尔著作中的许多天才猜测在唯物史观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首先是关于直立行走在人的形成过程中的决定作用的猜测。

大家知道，爱尔维修在《精神论》中有一段名言：“如果自然没有在我们手腕的末端安上手和伸缩自如的手指，而安上了一个马蹄，可不是毫无疑问人们就没有技术，没有住所，无法防御野兽，要费尽心机才能取得食物和避开猛兽，还不是象漂泊不定的畜群一样，在森林里逡巡着吗？”^⑦

这里，爱尔维修在强调人的心理机能对人的生理组织的依赖性，特别是人的双手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时，显然暗中肯定了手的解放是直立行走的直接结果。这些卓越思想在赫德尔那里得到很大的发展。《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一书第四篇第3—5节详细说明了直立行走造成的种种影响。作者清楚地意识到，直立行走导致手脚分工，导致工具的出现。他还指出，直立使人的视野扩大，使发音器官逐步改善，从而为语言和理性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生理条件。他虽然没有谈到劳动的决定作用，但已经有这方面的明显暗示。“当人在地上爬行时，他的感觉是狭窄的，低等感觉超过高等感觉……。触觉、味觉象吸引野兽一样把人也吸引住了。现在触觉器官在人身上已经不是主要的，因为离地、离草远了，现在眼睛是主要的；在人面前展开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他从童年时代起就练习最精细地测量线条和颜色。对于移到深处、低于挪动的头颅的耳朵说来，更容易达到其中形成观念和表象的内心，而野兽的耳朵向上竖起，不断细听着各种声音，在许多动物那里，这样经常的倾听也就在身体姿势上得到了外部表现。当人能直立行走，他的双手由于身体的直立姿势而得到解放，成为精巧的工具，用它们可以做出最细致的东西，不断地摸索出越来越新鲜越来越清楚的概念。爱尔维修说得对：手之于人是理性发展中最伟大的助手。……只有直立姿势才保证有真正的人类言语。要知道虽然许多动物都和人类一样有言语器官，但是它们中间任何动物即使模仿也不能象言语从高耸的、自由的人类胸膛中、从我们紧紧相靠和巧妙开合的双唇中滔滔不绝地流出那样地说话。……上帝教人学会把自己的观念印入声音的技巧，用言语的种种声音称呼事物，并借助人嘴中发出各种动词来统治整个地球。总之，人的任何理性、任何技巧都是从语言开始的”^⑧。如果把赫德尔关于人类形成的全部言论（当然包括上面引证的这些话），同达尔文《人类由来》一书第一部分和结论以及恩格斯《从猿到人》一文的有关论述详

细对比一下，是不难找出康士坦丁诺夫所谓的“人类社会起源”（антропосоциогенез）学说^⑨从爱尔维修到恩格斯这一段发展过程的若干重要线索的。

赫德尔关于语言的学说在科学的历史观发展史上的作用也是值得重视的。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语言的本质、语言和意识的相互关系、语言在社会发展史的意义等等；所有这些问题是不是唯物史观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教程中是否应该有一章（至少是一节）专门论述语言的学说（不是作为部门科学的语言学）？这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多少年来却成了问题。康士坦丁诺夫们直到1983年好象仍然不认为应该把语言这个与人类几乎^⑩同步发展的极为重要的社会历史现象列入他们关于历史过程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必须研究的对象。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哲学史当然不会考虑过去时代的思想家（包括赫德尔）在历史哲学关于语言的学说发展过程中作出过什么贡献。

那么，赫德尔在这方面有些什么贡献呢？我们以为主要贡献在于用唯物主义和历史主义的观点考察语言，把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看作一个合乎规律的过程。中世纪以来欧洲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语言神创论。十七八世纪西欧先进的学者对这种教会正统派思想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他们力求证明，是自然力量而不是超自然力量创造了语言和理性。这是唯物主义理论在语言研究中的运用。这些从古代希腊人（德谟克利特和斯多亚派）和罗马人（伊壁鸠鲁派）那里继承来的、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了某些修改和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语言自然起源学说主要有三个派别，即莱布尼茨的拟声说、卢梭的情感说和孔狄亚克的契约说。作为后起的启蒙思想家，赫德尔一方面承袭卢梭等人的战斗传统，尖锐地驳斥了以 И. П. 久斯米利赫为代表的神学观点，另一方面对他们的理论成果作了某种总结，同时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批评了他们某些片面的和机械的观点。他认为不能把语言仅仅归结为情感表现，而忽视了人和动物世界的原则区别，也不能在社会这个有机整体之外去考察语言，把它看成个别人之间“协议”的产物。在赫德尔看来，语言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既是人类思想的手段，又是思想的内容和形式；社会的发展没有止境，语言的进步也是无限的，新时代的人民大众和有独创精神的作者都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语言；语言其所以不可能象形而上学者所断言的那样固定不变，还因为个性、气候和其他外部条件中的区别必然影响人们的发音，同时，作为语言基本内容的词汇也在很大程度上随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变化；语言的历史同思维的历史不可分割，它们在相互作用中不断发展。语言是赫德尔人类学体系的核心概念之一。他把人看成“语言的生物”，把语言看成“民族的一面镜子”、人民的精神和性格的反映。这些原理在唯物主义语言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对19世纪也用历史主义观点研究语言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派创始人之一洪堡德的学说产生过重大影响。

赫德尔的历史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那独特的语言发展过程理论上。他把社会演化同人的生命相比，试图从中找出某种相似性。他借鉴维科关于语言发展三阶段（神的语言、英雄的语言和人的语言）的思想提出所谓语言年龄说。语言在其发展的青年时期有丰富的同义词和形象比喻，这是诗的年龄。随之而来的是艺术的散文时期，即语言的成熟年龄，这时语言还没有丧失诗意的美，只是逐步变得严谨了。最后，语言的美为它的确切性所代替，这是语言的哲学年龄。在赫德尔这种天真纯朴的公式中反映了语言矛盾发展的思想：语言是作为表现抽象思维的手段而不断进步的，在进步中失掉了自己原有的丰富诗意。

《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第2—4卷分别出版于1785、1787、1791年。它们论述了原始社会到14世纪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可惜这本书没有完稿。按照作者原定计划还应该写第5卷，不仅要一直写到当时在法国发生的世界性事件，而且要提出自己对人类未来“前景”的预

测。这样贯通古今囊括全球的历史哲学该是何等宏伟的构思啊！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了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人们要象黑格尔那样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那么没有广泛的实证认识，没有对经验历史的探究（哪怕是一些片断的探究），没有巨大的精力和远见，是不可能的。”^⑩实际上，早在18世纪，被誉为近代历史哲学奠基人的维科、特别是他的伟大后继者赫德尔，都从自己的时代出发进行过这样的创造。不用说，赫德尔的著作在许多方面以及总的看来比黑格尔落后得多，这是不足为怪的。值得惊异的倒是前者胜过后者的那些特点。

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的发展观不如赫德尔彻底。因为他否认自然界（包括生物在内）有发展过程。所以跟赫德尔相反，他的历史哲学不研究人类社会起源，从而也不研究与此密切相关的语言起源和意识起源。当然，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意识的起源也作了分析。但那里讲的是个体精神胚胎学，是从认识论角度进行探讨的。其次，由于黑格尔认为国家的出现是进入人类历史的决定性标志，人类的原始状态以及语言的传布、种族的形成等等也就都不是他的历史哲学要考察的对象。而且黑格尔把普鲁士国家奉若神明，认为它是理念的现实、自由的实现，是人类历史的终点，因此无所谓国家消亡。相反，在赫德尔看来，国家是由战争、暴力和掠夺产生的，是将来应该打碎的一部统治机器，因为国家消亡是人类解放的必要条件。他说：“人需要统治，这是畜牲，只要他是人，真正地说，他就不需要统治”。^⑪赫德尔既然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没有止境，于是他的历史哲学合乎逻辑的有一个预见未来的任务，尽管他只是提出了这项任务，只是抽象地、模糊地号召建立和谐的社会制度，但这已经大大地超越了黑格尔，对后者说来，哲学常常是在现实世界完成了它的形成过程以后才出现。赫德尔胜过自己这位卓越的后辈的另一个特点是他强调要拒绝文化史上的欧洲中心论，而黑格尔则是这种理论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两位德国古典哲学家都把人类历史比作从东方开始向西方走去的一次漫长的旅游。但是跟黑格尔不同，赫德尔希望他的读者尊重亚洲和斯拉夫各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他从来没有说过体现世界精神原则的民族有权把其他民族当作工具使用这样暴虐的话。相反，他对各民族权利平等的深刻信念使他仇视欧洲专制者对落后民族的殖民统治。在他心目中全部人类史都是人道精神不断发展的历史。^⑫

赫德尔对唯物主义历史哲学发展的贡献，除了以上所说之外，还在于他提出了后来成为黑格尔历史哲学出发点的那些科学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人生来是属于社会的，人是历史的产物，个体的发展概括地再现了人类的历史；人类社会中的变化是一个从低级向高级逐步前进日益完善的、合乎规律的自然过程；整体（社会）在对部分（个体）的关系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发展过程具有矛盾的两重性等等。这里特别要着重说明的是黑格尔所谓“理性的狡计”的著名学说同赫德尔的关系。正如古留加一再指出的，黑格尔的这个学说在维科和赫德尔那里已经有了明显的萌芽。赫德尔清楚地广泛地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利益和情欲引导下行动，结果形成了历史事件的链条，它们与各个人的意图远不总是一致的；人们往往不能预见自己活动的结果；但这些结果却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必然出现的。这个观点经过黑格尔以更普遍的形式详细发挥后，被马克思恩格斯改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说，“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这里的“历史哲学”不仅是指谢林的观点，也指赫德尔和维科的观点。

在考察赫德尔对历史哲学的发展的贡献时，如果忽视他的著作在另一些很重要的历史观

问题上的唯物因素和辩证因素，那是不公平的和片面的。例如，在地理环境、社会发展动力、劳动活动和生产工具以及经济生活的作用等等问题上就有不少值得评述的思想。

谈论地理环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在18世纪是一种时髦的普遍现象。赫德尔也不例外。他的卓越处在于他令人信服地从左面批判了当时还具有重大进步意义的地理决定论。“伟大的孟德斯鸠”并没有使他相信周围环境的万能。他的论据是：在经历了繁荣和衰败的那些国家，地理条件不是没有改变就是变化很小。这个论据经过西斯蒙第等人一直传到了斯大林。当然赫德尔也是有先辈的。霍尔巴赫和伏尔泰反对孟德斯鸠时就说过几乎同样的话。然而赫德尔比他的法国同行们高明的是他丝毫不否认地理条件的重大作用。不仅如此。他把社会发展的动力看成是一系列内外因素的统一的有机整体，土壤、气候等等都被归之于外因。他根据“气候”一词出自希腊语的原始意义，对它作了广泛的显然奇特的解释，即认为气候包括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赫德尔在承认外部因素有重大意义的同时，认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内在有机力量，它的作用在更大得无比的程度上压倒了外部条件的影响。当然，赫德尔未能正确揭示这种力量的真实本性，而始终没有超出把文化、理性看作发展最终泉源的启蒙主义立场。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在个别地方提到物质需要在文明进步过程中的作用。例如他把科学、特别是天文学的最初成就同两河流域和古代埃及各民族经济生活的发展联系起来，他说，物质生活的需要使得菲尼基人创立了字母，制造了玻璃，学会了原始的金属冲压技术，同整个地中海沿岸人民进行了频繁的贸易，而且正是由于经商的需要，他们成了算术的发明者。在考察人们为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活动时，他这样写道：“人们创造出更多的越来越复杂的工具，他们学习互相作为工具来利用。人类的体力在加大，进步之球在增长，应当推动进步的机器变得更为复杂、巧妙、有力、精细……人的本性就是本领。人在存在中所喜爱的一切将来会成为他施展本领的对象……。可以把种种自然对象都包括在其中的联系是无限的，以利用自然对象为目的的发明事业的精神不受任何限制而前进着。一种发明引起另一种发明，一种活动刺激另一种活动。常常是一种发明开辟着成千上万种的新的活动。”^④这表明他已意识到在社会进步事业中劳动和生产工具起着巨大的作用。他感到遗憾的是人们不重视对中世纪手工业、商业和科学技术发展史的研究，他号召历史学家解决这一任务。因为他对中世纪的评价采取了完全不同于一般启蒙学者的态度。他认为人类历史的这一时期不是后退到野蛮状态。但他也不赞成浪漫派把中世纪理想化的做法。他指出了封建关系必然产生的因果制约性。历史有时也走回头路。但如果我们观察的历史时期更长一些，人类进步、社会日益完善这个特征就会变得更加明显。在用辩证态度对待中世纪方面，他同样表现出自己是黑格尔的先驱者。

总之，在广义唯物史观史上赫德尔占有卓越的地位，看来是没有多少值得争论的了。同样无可怀疑的是他作为德国古典哲学代表的资格。如果在说明十八九世纪德国哲学发展过程时提到了莱辛和歌德而不讲赫德尔，那就象叙述这一时期德国文学史时讲到赫德尔而不提莱辛和歌德之为不合理一样。我们期望：随着历史观史研究的开展，对民主理想和正义事业充满着崇高感情的这位伟大的德国启蒙思想家著作中永远属于进步人类的那些内容将得到广泛的传播。一切真正优秀的文化遗产，本质上永远是人民进行自我教育的良好精神食粮，问题在于消除某些障碍。

注释：

①④ 梅林：《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4、35、50页。

② 见该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页。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

迈克尔·怀斯曼教授来我校访问

应我校经济管理学院邀请，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迈克尔·怀斯曼(Michael Wiseman)教授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在我校访问讲学。怀斯曼教授长期担任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系主任，对美国社会的贫困问题很有研究，尤其是在城市经济学方面造诣甚深。怀斯曼教授在我校访问讲学期间，先后对我校经济系和经济管理系的师生作了两次学术报告。报告的题目分别是《当前美国贫困问题的发展趋势》和《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大都市发展》。参加学术报告会的师生普遍反映，怀斯曼教授的报告内容丰富，材料新颖，语言生动具体，分析系统深入。怀斯曼教授的报告对于我们如何看待当前美国社会中存在的贫困问题很有启发，并对我国的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很多很有价值的借鉴材料。在学术报告会上，怀斯曼教授还饶有兴致地就师生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作了细致的解答。参加学术报告会的还有其他系的部分师生。在访问我校期间，怀斯曼教授同我校经济管理学院的部分师生还就美国经济以及有关的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怀斯曼教授还应武汉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和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的联合邀请，在市人民政府大接待厅，向来自市属各局、委、办，以及有关大专院校的约一百二十名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就城市建设规划问题，结合旧金山海湾地区的都市发展，作了一次生动的报告，受到了与会者的普遍欢迎。童懋林副校长以及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和领导同志在十分友好的气氛中会见了怀斯曼教授，对他来我校访问讲学表示了热烈欢迎和深切谢意，并就如何进一步开展两校间的学术交流交换了意见。

(周文贵)

③ 普列汉诺夫大概只在一个地方评价过赫德尔，虽然评价不低。

⑤⑧⑫ 赫德尔：《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俄文版第37、94—95，98，249页。

①① 《康德著作集》，俄译6卷本，第6卷第39页。

⑦ 《18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34页。

⑨ 参看康士坦丁诺夫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过程理论 历史过程：现实性，物质基础，第一性东西和第二性东西》，1981年俄文版第31页。

⑩ 所谓“几乎”，是因为和传统的观点相反，现代科学材料表明，人类先有思维，然后才有语言。而且即使在文明人类那里，语言和思维也并非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

①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0页。

①③ 赫德尔的人道主义无疑也是一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也具有这种思想的一切缺点，因此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但这毕竟同我们现在所讲的问题无关。

①④ 转引自古留加：《赫德尔》，1975年俄文版第65页。